

国学典藏书系

唐宋八大家

全集

品大家之精粹，赏千古之奇文 研习智者训诫，追寻圣者人生

黎娜 编著

中华文学的最高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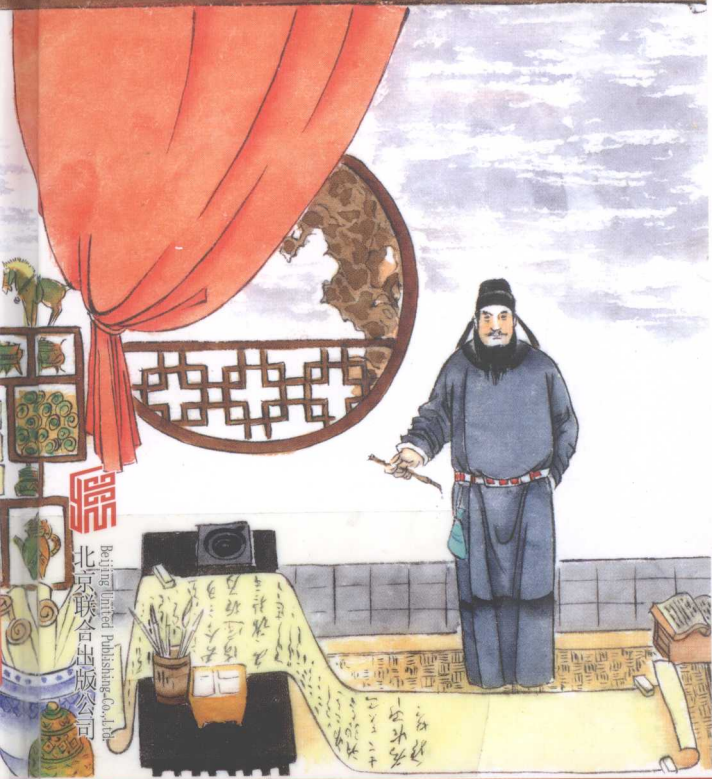
受益终生的传世经典



全民阅读
提升版

唐宋八大家共领文坛风骚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明初朱右最初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汇成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六十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国学典藏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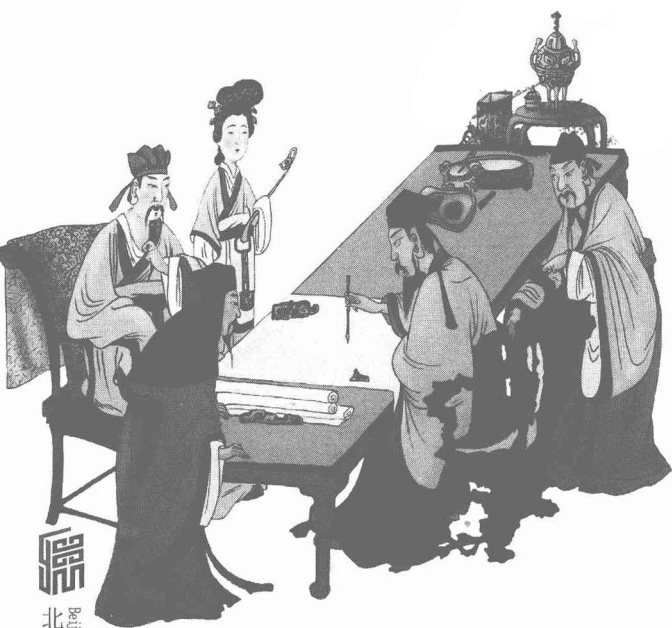
品大家之精粹，赏千古之奇文
研习智者训诫，追寻圣者人生

黎娜 编著

唐宋八大家全集

中华文学的最高成就

受益终生的传世经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八大家全集 / 黎娜编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5.3

ISBN 978-7-5502-4743-7

I . ①唐… II . ①黎… III . ①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散文集②唐宋八大家—古典诗歌—诗集 IV . ① I214.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1763 号

唐宋八大家全集

编 著 : 黎 娜

责任编辑 : 张 萌

封面设计 : 中英智业

责任校对 : 王 宁

美术编辑 : 宇 枫

出 版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 毫米 × 1040 毫米 1/16 印张 : 26 字数 : 62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502-4743-7

定 价 : 59.00 元

未经许可 ,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88866079

前言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其中“三苏”里面苏洵是父亲，苏轼是兄长，苏辙是弟弟，这家人又有“一门三学士”的美誉。故唐宋八大家也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来概括。

这八大家是怎么由来的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渊源。

最初，明朝初年有一位叫朱右的文人，收录了这八位作家的散文作品，出了一本集子，命名为《八先生文集》。后来，有个叫唐顺之的文人，他也编选了一本《文编》，这集子主要选录的作品，还是这八位的。到了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加以整理、汇编，出了《唐宋八大家文钞》，该书共 160 卷。自此，“唐宋八大家”便得名。

由于这八位作家的文学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实用，反对骈体，因而“唐宋八大家”一经提出，便被后人普遍接受，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

说起唐宋，人们不免想到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唐诗宋词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辉煌，可是，这一时期，散文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

唐朝初年，大多数文人因袭了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风。“骈文”讲究辞藻、对偶、用典、声律，掣肘太多，为此，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家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旨在革新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使之恢复先秦两汉时散句单行的“古文”。他们提出“惟陈言之务去”，即不说旧话、套话，着力于语言的新颖、独特，又标举“文从字顺各识职”，即追求文句的妥贴和流畅，这就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建立起新型“古文”的标准，就不只是先秦两汉“古文”的简单还原了。

散文的发展在韩、柳的提倡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韩、柳之后，古文运动就没落了，靡丽浮泛的骈文重又统治文坛，这就要求宋代文坛必须提出新的革新方案。欧阳修一马当先，成为这次散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继承了韩、柳的思想，但也并不绝对摒弃骈文，在词采、声调等方面，他很注意吸收骈文的长处，使散文更加健康地发展。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

继欧阳修之后，苏轼为宋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苏轼气度恢弘，才气纵横，

诗、文、词、赋、书、画皆擅长。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如万斛泉源。如《石钟山记》《前赤壁赋》等，都体现出娴熟的艺术技巧。

另外，宋代其他散文家如苏洵、苏辙、曾巩、王安石也各有特点。苏洵善辩，苏辙温醇厚重，曾巩平正周详，王安石斩截有力，深得韩、柳真髓。

总之，经过这八大家的革新，散文终于取代骈文，完全占据文坛江山，韩愈也因此被苏轼称赞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挤天下之溺”。

八大家除散文创作取得很高的成就外，诗词方面也很可观，本书在重点突出八大家散文创作成就的同时，对韩愈、柳宗元的诗，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的词也一并铺陈，希望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触类旁通，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并从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中汲取滋养。

大人论·····	74	浪淘沙·····	129
老子·····	75	青玉案（一年春事都来几）·····	130
荀卿·····	76	南歌子·····	131
复仇解·····	78	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	132
卜说·····	79	少年游·····	132
相鹤经·····	80	玉楼春（江南三月春光老）·····	133
伤仲永·····	81	望江南·····	134
答司马谏议书·····	81	夜行船·····	135
答曾子固书·····	82	临江仙·····	136
桂枝香·····	83	浣溪沙（叶底青青杏子垂）·····	137
千秋岁引·····	85	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	137

欧阳修

朋党论·····	87
纵囚论·····	89
张子野墓志铭·····	90
苏氏文集序·····	92
送曾巩秀才序·····	94
与荆南乐秀才书·····	95
五代史·伶官传论·····	96
五代史·宦者传论·····	97
相州昼锦堂记·····	98
王彦章画像记·····	100
浮槎山水记·····	102
丰乐亭记·····	103
醉翁亭记·····	104
秋声赋·····	106
祭石曼卿文·····	107
泂冈阡表·····	108
六一居士传·····	110
伐树记·····	112
养鱼记·····	113
桑怱传·····	114
洛阳牡丹记·····	117
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124
蝶恋花（谁道闲情抛弃久）·····	124
蝶恋花（几日行云何处去）·····	125
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	126
渔家傲（一夜越溪秋水满）·····	127
渔家傲（昨日采花花欲尽）·····	128
木兰花·····	129

苏洵

审势·····	139
管仲论·····	143
辨奸论·····	145
心术·····	146
六国论·····	148
项籍·····	150
高祖·····	152
御将·····	153
任相·····	156
苏氏族谱亭记·····	158
极乐院造六菩萨记·····	160
老翁井铭·····	160
吴道子画五行赞·····	161
仲兄文甫说·····	162
送石昌言为北使引·····	164
祭侄位文·····	165
谢相府启·····	165
张益州画像记·····	167

曾巩

寄欧阳舍人书·····	170
赠黎安二生序·····	172
太祖皇帝总序·····	173
墨池记·····	177
学舍记·····	178
南轩记·····	179
鹅湖院佛殿记·····	181

苏明允哀辞·····	182	永遇乐·····	234
夫人周氏墓志铭·····	183	洞仙歌·····	235
洪渥传·····	184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237
苏 轼			
秋阳赋·····	186	减字木兰花·己卯,僖耳春词·····	237
滟滪堆赋·····	188	浣溪沙·端午·····	238
洞庭春色赋 并引·····	189	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239
中山松醪赋·····	190	蝶恋花·密州上元·····	240
文与可画筧篔簹竹记·····	191	菩萨蛮·七夕,黄州朝天门上二首其二·····	241
遗爱亭记(代巢元修)·····	192	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242
上荆公书·····	193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243
李清李勣为腹心之病·····	194	定风波·····	244
范文正公文集叙·····	195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245
韩干画马赞·····	197	贺新郎·····	247
桂酒颂·····	197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248
刑赏忠厚之至论·····	199	蝶恋花·春景·····	249
孟轲论·····	200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250
乐毅论·····	202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251
荀卿论·····	203	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之三·····	252
韩非论·····	205	沁园春(孤馆灯青)·····	253
范增论·····	206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254
留侯论·····	208	临江仙·送钱穆父·····	255
贾谊论·····	209	满庭芳(蜗角虚名)·····	256
晁错论·····	211	西江月(照野潏潏浅浪)·····	257
喜雨亭记·····	213	醉落魄·离京口作·····	258
凌虚台记·····	214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259
超然台记·····	215	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 (其二)·····	260
放鹤亭记·····	216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261
石钟山记·····	218	行香子·过七里濂·····	263
潮州韩文公庙碑·····	219	江城子·别徐州·····	264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221	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	265
前赤壁赋·····	222	鹧鸪天·····	266
后赤壁赋·····	224	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	267
三槐堂铭·····	225	西江月·真觉赏瑞香·····	268
方山子传·····	227	浣溪沙·咏橘·····	268
江城子·密州出猎·····	228	满庭芳(归去来兮)·····	269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229	满江红·怀子由作·····	270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230	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	272
念奴娇·中秋·····	231	诉衷情(小莲初上琵琶弦)·····	272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233	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273
		念奴娇·赤壁怀古·····	275
		卜算子(自京口还钱塘)·····	276

柳宗元

驳《复仇议》	278
桐叶封弟辩	280
箕子碑	281
牛 赋	282
封建论	282
段太尉逸事状	287
六逆论	289
晋文公问守原议	291
辩《晏子春秋》	292
设渔者对智伯	293
愚溪对	295
起废答	297
天 说	299
观八骏图说	300
童区寄传	301
吊屈原文	302
吊乐毅文	304
临江之麋	305
黔之驴	305
永某氏之鼠	306
捕蛇者说	307
乞巧文	308
师友箴并序	311
舜禹之事	311
谤 誉	313
杨评事文集后序	315
种树郭橐驼传	316
梓人传	318
与友人论为文书	320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322
序 棋	324
愚溪诗序	325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327
钴姆潭西小丘记	328
小石城山记	329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330
冉 溪	331
旦携谢山人至愚池	332
晨诣超师院读禅	333
溪 居	333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

侍御	334
南涧中题	335
首春逢耕者	336
江 雪	337
早 梅	337
田家三首	338
行路难	340
梅 雨	343
笼鹰词	343
渔 翁	344
饮 酒	345
掩役夫张进骸	346
汨罗遇风	347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348
岭南江行	349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349
种柳戏题	350
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351
柳州峒氓	351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352
别舍弟宗一	352
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	353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354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354

苏 辙

六国论	356
新 论	357
上枢密韩太尉书	361
上昭文富丞相书	362
黄州快哉亭记	365
墨竹赋	366
答黄庭坚书	367
上两制诸公书	368
筠州圣寿院法堂记	372
东轩记	374
为兄轼下狱上书	376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377
卜居赋并引	379
秦 论	380

汉 论	381	蜀 论	394
三国论	383	巢谷传	396
晋 论	385	《书》论	398
隋 论	387	君术策(二)	400
唐 论	389	君术策(四)	402
五代论	392	水调歌头·徐州中秋	404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原道

道教是李唐王朝的国教，中唐时期，统治阶级又崇尚佛教，佛道盛行，儒学衰落，固有的封建秩序受到冲击，大唐帝国出现了思想危机，这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作为儒学忠实的拥护者、卫道者和“道统”的继承者，韩愈深感只有大力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才能有效地制止犯上作乱的发生，巩固中央政权，并毅然地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

韩愈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道统”的观念，主张尊孔孟，排异端，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符合封建社会的利益。指出佛教和道教学说无视社会现实，无视国家的安定团结，扰乱了封建的等级秩序；大兴佛寺道观、供养僧侣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社会的贫困；坚决主张毁灭佛道两家的学说并禁止他们的活动：“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借儒家“道统”排斥佛老，这本是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无可厚非，但将佛老指斥为异端，主张将其彻底毁灭，这并不符合人类文化遗产的原则，将圣人定为人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更显得有些荒唐。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怨。”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译文】

广泛地对群众施行仁爱，就叫做仁；实行适合实际的仁，就叫做义；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施它，就叫做道；内心充满仁义之念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就叫做德。仁和义是肯定的有实在内容的名称，道和德是假定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名称。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有凶险之德和吉祥之德。老子把仁义看得很渺小，并非诽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短浅。就如

同坐在井里看天却说天小一样，实际上并不是天小啊。他把小恩小惠看做仁，把谨小慎微看成义，因而，他小看仁义是当然的了。他说的道，是指他的道，并非我说的道。他说的德，是说他的德，并非我说的德。凡是我说的道德，是体现仁和义的标准，是天下的公论。老子说的道德，是抽掉仁和义的具体内容来说道德的，是他一家之言。

自从周道衰微，孔子死后，到秦时焚书坑儒，到汉朝盛行黄、老之学，到晋、魏、梁、隋之间盛行佛教。那些讲道德仁义的人，不是加入杨朱学派，就是加入墨翟学派；不是加入道教，就是加入佛教。加入那一家，必定会排除这一家。加入那一家就以那一家为主，反对这一家就以这一家为奴；加入那家就加以附和，反对这家就加以诋毁。唉！后代的人如果想听听仁义道德的学说，到底该听从哪一家的说法呢？道教徒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佛教徒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那些说法，欣赏它的荒唐而且轻视自己，也附和着说：“我们的老师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不仅在嘴里说这种话，而且还把它写在书上。唉！后代的人虽然想学习仁义道德的学说，可是到哪里去寻求它呢？人们喜欢新奇的思想实在是太严重了，不探究它的本源，不探寻它的结果，只想听新奇的学说。

古代的民众有四个等级，现在的民众有六个等级。古代负责教化的人只占其中之一，如今负责教化的人要占其中之三。现在务农的只有一家，吃粮食的却有六家；做工的只有一家，用器具的却有六家；做生意的只有一家，需要供应财物的却有六家。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而去盗窃呢？远古的时候，人民遇到的灾害太多了。有圣人出来，这才把相互生存、相互供养的方法教给他们，替他们设立君主，替他们设置老师，替他们赶跑那些虫、蛇、禽、兽，让他们定居在中原地区。冷了就教他们做衣服；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睡在树上就可能掉下来，住在洞里就容易生毛病，这就教他们造房屋。给百姓设立工匠来供给他们的用具，给百姓设立商贩来互通他们之间的有无，给百姓发明医药来挽救他们以防因病早死，给百姓定出葬埋祭祀等制度来增加他们之间的恩爱，给百姓制定礼节来安排他们的秩序，给百姓创造音乐来排解他们的烦闷，给百姓制订政令来约束他们的懒惰，给百姓设立刑法来除去他们之中的强徒。为了防止相互欺骗，就给他们制定符玺、斗斛、权衡来使他们遵行；为了防止互相掠夺，就教他们学习修筑城墙、制造武器来保护自己。灾害即将发生，就提醒他们事先做好准备；祸患将要发生，就给他们做好预防。现在道家却说：“倘若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终止。倘若打破了斗斛，折断了秤杆，百姓就不会争夺。”唉！那只是没有好好想一想罢了！如果古时候没有圣人，那么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严寒酷暑，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啊！

因此，君王是发号施令的，臣子是执行君王的命令来推行给人民的，人民是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具，交流财物侍奉那些在上面的人的。君主不发令，就放弃了做君主的职权；臣子不执行君王的命令来推行给人民，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人民不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具，交流财物来侍奉那些在上面的人，就要受到惩处。如今他们的主张是：“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撇开你们的父子，禁止你们的相生相养的办法，来求得所谓清静和寂灭的境界。”唉！他们也幸亏出现在三代以后，没有被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所贬斥；他们也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以前，没有被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所纠正。

帝和王，他们的称号虽然不同，但他们能成为圣人的原由却是一样的。夏季穿葛布衣裳，冬季穿皮毛衣服，口渴就喝水，肚子饿就吃饭，这些事情虽然不同，这些事情被称为明智的缘故却是一样的。如今道家却说：“为什么不学习上古的无为而治呢？”这就好比指责冬天穿皮毛衣服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穿简便的葛布衣服呢？”指责肚子饿了吃饭的人说：

“你为什么不做喝水那样简便的事情呢？”《礼记·大学》篇说：“古时候想在天下显示完美德行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国家；想治理好他的国家的人，一定要先整治好他的家庭；想整治好他的家庭的人，一定要先修养他的身心；想修养他的身心的人，一定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想端正他的思想的人，一定要先使他的念头诚实。”那么，古时候所说的端正思想而又诚心诚意的人，是会有所作为的。如今所谓的修养身心，却是要摒弃天下国家，灭绝天理人伦。做儿子的不把他的父亲当做父亲，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主当做君主，做百姓的却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孔子撰写《春秋》时，诸侯中有用夷狄礼节的，就把他当做夷狄，夷狄中有用中原的礼节的，就把他当做中原国家。《论语》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的各诸侯国没有君主。”《诗经》说：“抗拒夷狄，惩戒荆舒。”如今却拿夷狄的礼法，放在先王的教化上面，那不是几乎全都变成夷狄了吗？

我所说的先王的教化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广泛地爱大众叫做仁；实行适合实际的仁叫做义；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现它叫做道；内心充满仁义之念，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这就叫做德。它的典籍有《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它的准则有礼仪、音乐、刑法、政治；它的民众有士人、农民、工匠、商人四类；它的名分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人民穿的有麻布、丝绸两类；人民的住房有宫、室两种；人民吃的是粟、米、果、蔬、鱼、肉。它作为道理是容易懂的，它作为教化是容易实行的。因此，用它治身，就和顺而吉祥；用它对待别人，就仁爱而公正；用它来修养身心，就和平而舒畅；用它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当。所以，活着就能享受正常的人情，死后就能得到正常的待遇；祭天就能使天神下降，祭祖宗就能使祖宗享受。有人会问：“这种道究竟是什么道？”回答说：“这是我说的道，不是前面说的老子和佛家的道。”唐尧拿这传给虞舜，虞舜拿这传给夏禹，夏禹拿这传给商汤，商汤拿这传给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周文王、武王和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了，就没有得到可传的人。荀况和扬雄，选取得不精确，阐述得不详细。从周公以上，都是在上面做君主的人，所以王道的措施能够顺利实行；从周公以下，都是在下面当臣子的人，因此仁义之说只能长久流传。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我认为：“佛老的邪说不堵塞，圣人的道就不会流传；佛老的邪说不制止，圣人的道就不会通行。应当使和尚、道士还俗，烧毁佛老的书，把寺观改建成民房，阐明先王之道以诱导他们。让鳏夫、寡妇、孤儿、孤老、残废人和病人都得到抚养。如果做到这样，那大概就可以了吧！”

原 毀

中唐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互相诋毁诽谤。力图有所作为，匡救时弊的韩愈更成了众矢之的，被流言飞语所包围，于是作此文以宣泄自己对这一恶习的不满。文章援古证今，指出“怠”与“忌”，即懒惰与嫉妒是毁谤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毁谤已形成一股习以为常的社会风气，积重难返。文末对“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深沉的悲愤，同时也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

文章运用对比的修辞手法，一开一合，写得形象生动，耐人寻味。

【原文】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

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译文】

从前的君子，他们要求自己严格而且全面，对待别人宽恕而且简约。严格且全面，所以就不会懒惰；宽恕而且简约，所以别人愿意做好事。他们听说古时有个名叫舜的人，他大仁大义，他们就研究舜所以成为舜的原因，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他们日夜地思考，丢弃那些不像舜的地方，趋向那些近似舜的地方。他们听说古代有个名叫周公的人，他为人多才多艺。他们就研求周公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他们日夜地思考，抛弃那些不像周公的地方，趋向那些类似周公的地方。舜是一位伟大的圣人，后代没有人赶得上他；周公也是一位大圣人，后代中也没有人赶得上他的。这个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最大的缺陷。”这不正是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而且全面吗？他对别人却说：“那个人能够做到这样，这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了；能够擅长这个，这就可以算是一个有技能的人了。”采取他的一个优点，不要求他具有两个优点；选取他现在的表现，不追究他以前的表现。担心别人得不到做善事的好处。一件善事是容易做得好的，一种技能是容易学到手的。他对别人，就说：“能够做这样的善事也就可以了。”又说：“能够擅长这样的技能，也可以了。”这不正是对待别人宽恕而且简约的表现吗？

当今的君子却并非如此。他要求别人完备，对待自己却要求不高。要求完备，所以别人就难于做善事；要求不高，所以自己的收获很少。自己没有长处，竟然说：“我擅长这样，也就可以了。”自己没有技能，居然说：“我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对外拿这种话欺骗别人，内里拿这种话欺骗自己，还没有取得一点成绩就停止不前了。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吗？他对别人，就说：“他虽然能够这样，但他的人品却是不值得称赞的；他虽然擅长这样，他的功用是不值得称赞的。”举出他的一个缺点，却不考虑他的其他优点；追究他过去

的表现，而不考虑他现在的表现。担心别人获得名誉。这不是对别人的要求太全面了吗？这就是不拿众人的标准对待自身，却拿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真的看不出他是在尊重自己啊。

虽然如此，这样表现的人是有根有源的，这就是说他们有懒惰和妒忌的毛病。懒惰的人是不求上进的，妒忌别人的人是害怕别人上进的。我曾试过，试着对大家说：“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好人。”那些附和的人，必定是那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跟他疏远的人，或者是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若不是这样，性格粗暴的人一定会在说话中表现出愤怒的情绪，性格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显现出愤怒的神情。我又曾经告诉大家说：“某某不是好人，某某不是好人。”那些不附和的人，必定是那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同他疏远的人，或者是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若不是这样，性格粗暴的人一定会在说话中表现出高兴的神情，性格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显露出高兴的神色。因此，事情做好了，诋毁就产生；道德高尚了，诽谤就来了。唉！读书人处在这种时代，希望名誉显著，道德流传，真是太难了！

处于上位的准备有所作为的人，听到我的话，并且记住它，就可以将国家治理得差不多了吧！

获麟解

麒麟本是祥瑞之物，但由于其“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故常人不认识它，偶尔发现它反而认为它是异类，为不祥之物。作者以麟自喻，认为麟之所以成为祥瑞，是由于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否则就将被认为不祥之物。而自己生不逢时，未遇明主，怀经世奇才而不被世人理解，反而被讥刺为异端、另类，这和麟的遭遇实无二致。

【原文】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

【译文】

麒麟确实是一种灵异的动物。在《诗经》中被歌咏，在《春秋》中也有记载，在历史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层见迭出。即使是妇女和孩子也都知道麒麟是吉祥的动物。

然而麒麟这种动物，在家里不养，天下也不常有，它的样子和其他动物不相像，不像牛、马、猪、狗、豺、狼、麋鹿的样子。既然这样，就算有麒麟，也认不出它是麒麟啊。有两只角的我们知道它是牛，颈上长鬃毛的我们认得它是马，猪、狗、豺、狼、麋鹿，我们认得它们是猪、狗、豺、狼、麋鹿，只有麒麟不能够认出来。既然不能认出来，那么，人们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自然的。

虽然如此，但是麒麟的出现，必定是有圣人在位的时候，麒麟是为圣人出现的啊。圣人肯定是认得麒麟的，麒麟果真不是不祥之物啊。

我还认为：麒麟之所以叫做麒麟，是根据它的德性，而不是根据它的形状。假如麒麟的出现，不等到圣人在位的时候，那么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对的。

杂说一

这是一篇托物寓意的杂文。文中作者把龙比作君，把云比作臣，说明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龙和云的关系，只有相互依靠，才能有所作为。

【原文】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

【译文】

龙吐口气就变成云，云本来就比不上龙灵异。然而龙乘着这片云，可以在辽阔无边的太空中到处遨游，接近太阳和月亮，遮挡住它们的光辉，使雷电震撼，使变化神奇，使雨水浸润大地，淹没丘陵深谷，云也称得上灵异了啊！

云，是龙能够使它变成灵异的。像龙那样的灵异，就不是云的作用了。但是龙得不到云，就不能显出它的灵异了。失去它所依托的，真的就不行了吗？奇怪啊！它所依托的，竟然就是它自己所制造的。《易经》中说：“云跟着龙。”既然叫龙，云当然跟着它了。

杂说四

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杂文。文中以千里马喻人才，颇为中肯。在韩愈看来，人才总是有的，但如果人才不能被识别和扶持，就会被埋没，故“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文章还通过对千里马不幸遭遇的描述，揭露了当时统治者压制甚至糟蹋人才的罪恶，表达了作者愤懑不平的心情。

【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译文】

世上是先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的。千里马是经常有的，然而伯乐却不是经常有的。